

南村輟耕錄

南村輟耕錄卷之七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

以書法稱雄一世書入神品其書人

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

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

知為公書公自題云業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

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

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

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

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

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耳然往往闕公所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慮數十百軸又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搨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

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法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吾鄉于佩遠先生演題金鰲山詩曰金鰲之山金碧浮重
玄寶坊居上頭鍾聲夜渡海門月樹色遠攬豐山秋龍
伯國人真妙手掣此巨靈鎮江口丹丘逸士來跡之石
窪為尊江當酒黃鬚天子七寶鞭黃頭漁郎櫂江船百
年塵跡果何在芒碭雲去山蒼然歷試諸難固天造中
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無聲天地老兩
官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無健筆驅風雨一
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至今膾炙人口山枕海屬臨海縣
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

東事群闍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
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
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
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于鎮之臨
濟寺前以俟潮碩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又問此
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
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為異人也
時住持僧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
語甚善戒左右勿驚怖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
始知為六飛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

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
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圖今日得覩天日帝喜
敕夫人各自遂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難易世其稱
謂尚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金鰲之
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善初章安人也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脉絡相連屬大江走州治北自州出
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舞鳳
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為勝山旁廣
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翳鬱幽泉琮琤若鳴珮環於脩
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畧中藏洞穴仙家所謂空明

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栢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覘之迤邐從洞中去里人以為恠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執張甚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離他處識者以為厭穢仙境故致此奇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

裹糧撮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
不尔絕無有也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案余内子之曾大父
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
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牟先生
嚟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
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真
古仁人之用心者矣内子之大父良顯侯拱辰父昭武
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

越楓橋里人丁氏毋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舐

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憲司
上其事於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因讀
江南別錄彭李者世為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
子一人嘗聞陳之子第言舜為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
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今
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劉双目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
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雖夫人喜
溢于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學業有成所致與傳
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謂焉先生
諱天祐汴梁蘭陵人仕至江浙儒學提舉

火失刺把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鱉子而小
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遺
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
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
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
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萬錠
用嵌帽頂上自後

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

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于後
紅石頭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刺色淡紅嬌
避者達深紅石薄方嬌

昔刺泥色黑紅
苦木蘭紅黑黃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低者

綠石頭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上等暗綠色
助木刺中等明綠色

撒卜泥下等帶石淺綠色

鴉鵲

紅亞姑上有白水
馬思艮底帶石無光二種同坑

青亞姑上等深青色
你藍中等淺青色

屋撲你藍

下等如冰樣帶石渾青色

黃亞姑

白亞姑

貓睛

貓睛

中含活光一縷

走水石

新坑出者似貓睛而無光

甸子

你捨卜的

即回回子文理細

乞里馬泥

即河西子文理細

荊州石

即襄陽甸子色變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

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已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曰白鼠

白蛇豈寶物變幻邪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未去見其
夫婦來回首溯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岩穴中
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
為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筭生掇取畸零仍
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事鄰家疑其為盜告其
姊之夫嘗為吏者吏詢之嚴不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
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
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
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
掘發寶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

其妻徙置榻下一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恠之
夫歸共取視鐫鑰如故戕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
老巨室嗟夫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
之亂唐天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于我朝而為
編民所得民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
得金甲自以為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
為貪婪妄求者勸

今以妓為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
之侍史官婢

唐鄭能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

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媛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朔風及色衰退為房老
孟蜀主一錦被其閤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
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
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聞尊人
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宋李叅政家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
旬餘未能愜意忽有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
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尔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
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

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時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江右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址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虞闔人不為通刺苟不出日即於門首挂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脩葺前廳梁內有鑒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

定數云

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布魯

凱官廉訪使氏焉國初拜中書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
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
見王之兄弟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學
士光祿大夫薊國公希貢猶布衣為通報王方讀書略
不荅薊公出整復晚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
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
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
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襁褓袖詩求